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四回 松林內仙長指路

話說石敢當別了米斌儀，領了眾人一路打奔前來，到孫家門口，說到：「列位，此處是孫家了，你們進去捉住孫佩，自有重賞。」此時孫家大門打開，不曾提防。石敢當就進大門，吩咐道：「恐孫佩逃出去，把大門關了。」眾人依言。且說郝鮑孫佩三人，飲酒各自安歇，一宵到了天明，梳洗已畢。忽見家人忙忙跪到面前，叫聲：「大爺不好了，禍事到來，米府多人打來了。」郝驚道：「那個米府？」家人回道：「就是昨日的」話猶未了，石敢當在階前大聲叫：「孫佩狗頭躲在那裡？」孫佩嚇了一跳，那鮑剛因昨晚用酒多了未醒，聽得眾人說，米家打來，忙站起身，心頭火起也不開言，向前把石敢當抓住，大喝：「這狗頭可認得太歲爺？」石敢當不防他在孫家，一把將他提起，方知昨日在爭春園黑漢子，哀求道：「小的們多有得罪，以後再不敢來了。」鮑剛道：「你狗頭叫石敢當？」石敢當道：「這是他們叫我的。」鮑剛道：「巷口立石頭，刻太山石敢當，你叫石敢當，竟是個又堅又硬的了。」便把石敢當頭朝下，向墩石上一撞，那石敢當花紅流出，一命嗚呼。那時，打手見石敢當死在地下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打死人了，一擁上前，要捉鮑剛。內中一個家人米興，有些笨力，認定鮑剛打來。鮑剛閃過一邊，照褲襠踢來，米興氣又絕了。

眾人道：「又打死一個了，還不拿他到官。」分頭尋孫佩。郝驚見鮑剛打死二人，正欲上前相助，又見眾人打來，便把孫佩遮在背後，雙拳擋住眾人。人多難擋，況這班人都會打的。內中有個家人眼快，便閃在一邊去捉孫佩，家人救時被米家人抓住，往後門去了。郝驚諒孫佩不能脫身，想道後去救孫佩，先幫鮑剛打散那班家人，奮力打，打得七零八落，欲往外跑，門又關於，實打不過，眾人前後門跑出。鮑剛趕來，又踢死幾個，四下裡找尋不表。

卻說米家人將孫佩夾到府中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，打死了許多人了。」米公子見把孫佩搶來，便問道：「死那一個？」眾人道：「孫佩將昨日兩個凶徒留在家內，石相公被黑漢提起腳撞死了，米興又被他踢死了，小人見事不好，將孫佩搶來。」話猶未了，這班被打之人，一一跑回。米公子一看，只見將眾人皆打壞了。驚道：「這般狠打。」此時鮑成仁聽石敢當已被打死，暗說：「老鮑我等相士，你自送死，非我不曾去。」起身出房來，米公子見成仁出，說：「石敢當被人打死。」包成仁見眾人少了一半，問：「石玉帶多人去？」米旺道：「五□八名。」包成仁點數，只二□二名，共打死三□六人。米公子道：「孫佩家藏兇人，且吊起打他一番出氣。」眾人正欲動手，成仁說：「不可，孫佩不曾打傷人，就好打，如今他家匿兇人，打死三□六人，理應送官究治定罪，若私下打他，到官之時，他就有話說。」

米公子道：「有理。」即寫了名帖，使家丁送與祥符縣去。不多時來了四名公差，把孫佩帶往祥符縣去了。米公子賞了差役，又有石敢當妻子，聽得丈夫被人打死，寫了狀子，亦到縣前，那三□五家主人，俱到縣前不表。

又說鮑剛郝驚，在內尋了一會不見有孫家的人，有一人說道：「相公被米家人挾去了。」郝驚聽了，說：「孫兄弟被他搶去了，我與你尋到兄弟，一同避難。」二者離了孫家，只聽街坊人說，孫相公家藏兇手兩人，打死了米府多少人，適才四個公差，把孫相公鎖在縣內。又有人說，孫相公是個忠厚人，受米家氣不過，請兩個大漢防身，不料打死了人，定要抵命，我們去看。說的說，走的走。郝驚二人聽了，心中甚苦，也隨眾人到縣前，鮑剛想做不怕王法之事，動手要搶孫佩，郝驚見他動怒，身上拍他一下：「兄弟我們出去望望。」二人竟到寓所，收拾行李，我若騎了牲口，恐怕孫兄弟輕我。便與店家說：「這牲口權且寄在寶店，另日謝你，所喂草料照數補你。」又兌了房錢飯錢，與店家辭了行，二人悄悄出城去了。不表。

再說鳳公次日清晨，叫家人拿名帖，去請鮑郝同孫佩，正在打點，忽有孫家人報道：「今早，米家又使石敢當，領數□人打到我家來，大爺已被米家搶去，送官了。」鳳公聽了，大吃一驚，忙叫家人拿銀去縣裡招呼。不表。

再說郝鮑二人離子城市，約有三□餘里，見一松林，二人走進坐下。鮑剛道：「你我如今打死米家人，大哥與我雖然逃走，卻把孫兄弟抵命，心內何忍，要商量救他出來才好。」郝驚道：「孫家兄弟原請你我二人防身，誰想反遭禍患，若說救他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必須努力尋訪好漢，方可救得。我和去到別處去訪英雄，前來救他罷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一路前行，行□餘里，到一座黑松林，四處無人，一帶飛翔是松林，二人又歇下。忽了一位道人，上前說道：「公子還認得貧道否？」

郝生細細一看，認得是在家贈劍之人，忙與道人見禮，道人又鮑剛見禮。問壯士何名。鮑剛道：「姓鮑名剛，順天人氏。」道人問公子，到開封府可曾訪得英雄否。郝云：「尚未有人，彼時離家到開封府遊玩，遇鳳公孫佩，米家搶鳳小姐，打報不平，遇鮑兄弟相助，今早鮑弟與我打了米家人，米家人搶去孫佩，送到縣裡，此時我二人想尋高人，想望老師指示。」司馬傲道：「先前也曾說，此時正在危急。」指著鮑剛道：「此位乃當世英雄，可以贈他寶劍一口。又在內袖內取出柬帖二張，付與郝生道：「你二人可照此帖內行事，貧道暫且午，後會有期。」飄然而去。郝生打開柬帖看時，上寫四句道：

詩曰：我今指你迷途路，離了開封往浙行。

口天便是安身處，舟中巧口異奇人。

郝驚看完柬帖說道：「司馬傲先生出口成文，他叫我離開封府往浙而行，口天便是安身之所，想我母舅姓吳名蘭，住在杭州，曾做總兵之職，我今欲投母舅處，不知賢弟投往何方？」鮑剛道：「先那行政管理亦柬帖一張，贈我，待弟折開一看便知。」只一看便有分教，又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